



“辟雍”考

王军花

“辟雍”一词，亦作“璧雍”，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辟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大学，是“天子之学”的场地，是“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古代重视教育，把老师列于“天地君亲”之后，天子亲临太学讲学行礼，叫临雍，表示关切。

经书上写到辟雍，往往只有几个字。《麦尊》铭文：“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击大龚禽，侯乘于赤旗舟从。”《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大戴礼记》云：“明堂者……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诗经·大雅·灵台》：“于乐辟雍。”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载：“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蔡邕《明堂丹令论》云：“辟雍之名，乃‘取四面环水，圆如璧’。

《五经通义》：“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东汉李尤《辟雍赋》：“辟雍岩岩，规矩圆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

根据史载，汉代开始在太学里建造辟雍。但是，汉代的辟雍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两地相继发现了汉代所建的辟雍遗址。

1. 陕西西安辟雍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北10公里处。在西汉200多年中，这座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王莽执政时，将长安改名为常安，并在城南郊按儒家传统的礼制观念和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兴建了辟雍、灵台、泰一和九庙等礼制建筑。目前能明确辨认的是辟雍和九庙的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公里,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圉水沟等组成。辟雍的平面外圆内方,中为一圆形夯土台,上有平面呈“亚”字形的主体建筑。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亚”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檻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圉水沟。圉水沟直径368米,沟宽2米、深1.8米,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考古学家推断它是西汉元始四年(4年)建造的“辟雍”。

2. 河南洛阳辟雍遗址

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发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发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遗址

为正方形,由主体建筑、围墙、圉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70米,围墙外围绕圉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4个不同方位的“品”字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米。1930年,在台基的南边发现了著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碑文记载司马炎曾三临辟雍,考察太学学生的“德行”、“通艺”,并进行赏赐。皇太子司马衷也两次来到辟雍与全体师生见面。碑阴还刻写了学官、博士、礼生、弟子等人的职别、郡籍、姓名等。从学生的籍贯看,“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大部分来自15个州、70多个县,还有部分西域学生。近年在这里又发现了它的碑座,确证这座辟雍为东汉始建,曹魏、西晋则利用东汉辟雍旧址进行了重建。

3. 清代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

今北京东城安定门内成贤街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是乾隆时敕造的皇帝讲学之所,于乾隆五十年建成,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

金、元、明三代,都没有建过辟雍。乾隆以为,辟雍是《诗经》、《周礼》提到过的,元、明以来五百年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不符。乾隆四十八年,皇帝下谕内阁:“稽古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昭文明,而流德泽,典至鉅也……着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刘墉、侍郎德成敬谨前往阅视,度地鸠工,亟吉兴建。”又谕内阁,添派工部尚书金简办理辟雍工程。”

这难倒了受命承建的人,因为年

久失传 辟雍样式已不可寻。但建造者根据中国的儒家哲学及易经阴阳等想出一套辟雍的建造原则。窦光鼐的应制颂赞之作《赋》写道：

其制则旋以水而如璧，筑其中以为宫。上法乾以正圆，下应坤而成方。屋通天而径九，肖变化于阴阳。敞七十有二牖，户外设以不藏。象日辰与七宿，高乃应乎黄钟。带周四以波流，类环海之洋洋。

今天北京国子监的辟雍就是这个样式：外圆内方，环以圉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隆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乾隆五十年二月，乾隆皇帝亲临新建的辟雍讲学，对辟雍的建造很是满意，还为辟雍写了一副对联：

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

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

对联的意思是说金代建都北京，直到现在，京城的典章制度才完备；虞、夏、殷欠缺，辟雍是依照周朝式样建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我国还出现了一种“辟雍砚”。此种砚在形制上，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辟雍砚砚面居中，砚堂与墨池相连，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砚台



辟雍砚

中心高高隆起，砚面突起而不施釉，以便研墨；下部用为数众多的蹄形足承托，足部明显突出，往往还有纹饰。辟雍砚匠心独具，形制奇特，可谓砚中一绝。它的出现也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辟雍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将只供帝王行礼讲学用的辟雍作为素材模仿到日常所用的砚台中，其用意自然是激励那些文人墨客向着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努力挺进，以期能够有幸进入辟雍，得到帝王的亲自教导，其作用有点像今天我们常用的座右铭。

总之，辟雍作为“天子之学”，其地位已超过了一般的学堂，而上升为古代最高“学宫”，成为自汉以降尊崇儒家思想的礼制建筑。通过寻证我们也发现，辟雍总体呈外圆内方，正是古人所崇尚的“天圆地方”宇宙学说的外在实物体现。那么皇帝处在辟雍之中讲学，也就意味着皇帝在宇宙之中心。人在中间，不正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皇帝为“天子”之说吗？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辟雍的样式，实际上也就是一次探寻儒家思想礼制的寻根之旅。

（题图：北京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

（作者单位：洛阳博物馆）